

康保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资料)

政协河北省康保县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九月

目 录

革命史	一、震惊察北的张盖湾事件……………杨在泉（1）
	二、游击战中二三事（二）……………李福锦（8）
	三、康保县城居民倪凤，冒险收养革命后代 ……………崔福祥（16）
经济史	四、康保县西河边水库纪事……………谭应中（19）
	五、康保县四条列养公路的历史变迁……复文（26）
教育史	六、民主副县长郭振耀传略……………郭振纲（32）
	七、回忆我所受过的三种不同的教育……崔冲（35）
	八、回忆日伪时期察哈尔盟立师范的奴化教育 ……………崔冲（47）
文化史	九、挥笔抒情意，妙笔助声誉 ——忆叶圣陶、肖三、张雷为《康保报》 创刊题词……………魏宪（52）
	十、康保县文物古迹简介……………郭中华、刘琦（56）
社会史	十一、忆基督教在康保县的奠基人 ——任俊贤牧师……………崔冲（68）
	十二、关于康保一带的土匪竿子头……周志胜（76）
· 风物篇 ·	
	漫话口皮……………王常顺（82）

震惊察北的张盖湾事件

· 杨 在 泉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拂晓。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一位29岁的年青人，面对上百名凶恶的敌人，口噙枪管，引机而发，告别了千里之外的妻屋幼子，告别了生前热恋的肥美草原，从容地倒在察北草原聚宝山顶的晨光里。

商化康联合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治华牺牲的噩耗传遍了广袤的草原。数千人簇拥着数不清的花环、花束，隆重地追悼着他的英灵。黑压压的人群在抽泣，青山默默地低头，草原静静地致哀。为了永久的纪念这位为祖国、为蒙汉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捐躯的烈士，根据群众要求和联合县申请，中共察盟工委和政府决定将王治华同志牺牲的聚宝山命名为治华山，将聚宝山下的村庄命名为治华村。

与王治华同时受到追悼怀念的还有在这一事件中被捕牺牲的武工队副队长王福山，指导员田义，干部赵长生三人；还有在突围中牺牲的五名干部战士。

因这一事件发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的张盖湾村，历史上便称之为“张盖湾事件”。在这一事

件中，我方还有十四名干部战士被俘。

张盖湾事件发生后，敌、我双方的报纸均做了报道。但是一则因为双方所报道的情况大相径庭；二则因为这个事件在察北草原震动较大。因此群众传说纷纭。直至今日，有些情节和数字依然多说并存。为此，从一九八二年以来，我们曾采访了数十名当事人，并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目前虽不能说全部了解准确，但基本搞清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因此，要了解“张盖湾事件”的发生过程，还须从我方组建商化康联合县谈起——

一九四七年九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革命积蓄力量和财富，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指示，察盟的商都县、化德县，察北的康保县组建成商化康联合县。商化康联合县是建制在原内蒙察哈尔盟租银地的基础上，又逐渐向南发展的。由东至西包括原太右旗、正白旗、镶黄旗和小明安旗等四个旗的租银地，以及化德北部一直到商都境内。北面紧临原察盟草地边界；南面与宝源县七、八区和康保县原一、六区相连。县辖范围东西长达三百华里，南北六十余里。

商化康联合县既受晋察冀七分区（察北地委）领导，也受察盟领导。该县县委和政府无固定驻地，但

是常以张盖湾村为中心活动地带。联合县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建立到一九四八年底各县陆续解放，共立县一年零三个月。

联合县县委书记为门振铃，副书记郑文翰，县长先后为王晨光、张广前、曾光。统率的主要武装力量有联合县支队和康北武工队。

联合县建立后，实行“巩固草地，开展租银地，逐步恢复宝源、康保北部地区”的工作方针。以武装斗争为主，广泛开展政治攻势，打开工作局面，站稳脚跟，改造负担，改造征收工作，按照上级部署，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调剂和整党工作。

联合县在建县后的一系列工作，如土地改革和土地调剂等，动摇和瓦解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特别是在军事斗争方面，给国民党武装力量以重创。联合县支队和康北武工队有时单独活动，有时配合人民解放军内蒙十一师和十六师进行战斗。先后在狐子窝、黄城子、康保公路、孟家沟等几十次大小战斗中，沉重地打击和重创国民党武装力量。还经常配合县委开展中心工作，袭击敌人小股部队，镇压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打击敌人赖以支撑的乡村政权，痛击出城抢粮抢牲畜的国民党部队，搞的敌人草木皆兵，心惊胆战，龟缩在城里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敌人对商化康联合县政权及其武装恨之入骨，蓄谋伺机报复。

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商化康联合县委和康北武

工队的一百多名干部战士进驻张盖湾村总结部署工作。十月二十五日凌晨，东方刚刚吐出鱼肚白，天庭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武工队战士姚万昌奉命提着步枪，到西山设岗。沿途天黑的象打翻了的墨缸，寂静的野外隐含着恐怖。他摸着黑，刚走到山上，隐隐约约听到鬼祟的窃语。侧耳细听，传来一阵恶毒的话音：“抓活的，捂住他的嘴！”

姚万昌立刻警觉，观察周围，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伏在山岗上。突然有两条黑影带着冷风向他扑来。

姚万昌“啪”地向对方开了一枪，撒腿便往山下跑，边跑边鸣枪报警。村里熟睡的人们猛丁惊醒，武工队员们纷纷提枪上马，做好了战斗准备。

包围村子的敌人有近千人。是被国民党收编盘据宝昌城的惯匪武装于秀成、白金辉团。这批敌人在坏人的告密下，借助夜幕的掩盖，乘黑出动，偷偷包围了张盖湾村，预谋天亮后出击，妄想一举消灭我联合县武装。姚万昌的一枪，击碎了敌人的梦想，只好改变计划，提前从东、西、北三面的山上包剿下来。一时间，呼呼叭叭的枪声炒豆般地爆响起来，嗖嗖的流弹带着一道道亮光，呼啸在村子上空。

面对凶神恶煞般扑来的敌人，我县委领导立刻做了战前紧急动员部署。全体干部战士随即在机枪的掩护下分头突围，大部分干部战士很快突出重围。联合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治华同志率领一部分战士从东南方

向突围时，被一条深沟挡住了去路。大部分同志催马飞驰越过沟壑。王治华同志由于把好马让给了别人，自己骑了一匹未经训练的枣红马。此马见沟畏惧，立刻收住四蹄来了个急转弯，把王治华同志摔了下来。马跑了，王治华与队伍失去了联系，面对凶恶的敌人，他急中生智，只身向附近的聚宝山冲去。借助山上站岗放哨时垒的石头工事，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牵制了敌人一个连的兵力，从而给其他方向突围的同志争取了时间，减少了压力。杀伤了一些敌人后，他吞掉了随身携带的文件，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武工队副队长王福山，指导员田义，干部赵长生等同志在突围中弹尽被俘后，在敌人法庭上宁死不屈，敌人软硬兼施均无收效，便残忍地杀害了他们。

张盖湾事件发生后，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为死难的烈士报仇雪恨，复仇的怒火燃烧着察北草原，燎烤着人们的心田。

与此同时，未达到消灭我联合县武装的干、白匪因敌人，也煞费苦心地策划阴谋，伺机制造更大的流血事件。

双方剑拔弩张。干燥的草原空气里似乎也隐含了火药味儿，那怕是一丝火星，也可成为引爆的导火线。然而在长达二十天的时间里，双方却未采取军事行动。但有经验的人知道，这种平静，显然是爆发的

积蓄和预兆。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阵激烈的枪声终于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宁静——武工队开始袭击敌人盘踞的宝昌城。

敌人见武工队兵力不多，随即组织反扑，气势凶猛地冲出宝昌城。

武工队见敌人出了宝昌城，便且战且退。利令智昏的于、白团恨不得一口吞掉这送到嘴上的肉，组织近千兵力，穷追不舍。

当敌人追到接近罗家地坊子村时，武工队突然杀回马枪。接着，周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喊杀声，烟尘翻滚的原野上，威风凛凛的马队风驰电掣而来，雪亮的马刀在阳光的照射下，寒光闪闪，气势逼人。鲜红的旗帜上显示着醒目的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十六师。

敌人一见上当，慌忙掉头溃退。然而飞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敌阵，许多敌人的马头还未掉转过来，便被劈头盖脸地砍下来，大批敌人失去了抵抗能力，只顾将脑袋伏在马背上逃命。被解放军骑兵边杀边追了四十多里。此次战斗，我军消灭敌人八十余名，俘虏敌人一名姓王的副团长，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两挺，其它枪支百余支及弹药一部。而我军无一伤亡。战斗过后，战士们高兴地说：这一仗打的真痛快，总算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

罗家地坊子一战，使受到重创的于、白团气焰一落千丈，龟缩在宝昌城里长期不敢蠢动。而草原上的广大农牧民则扬眉吐气，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张盖湾事件”前后延续二十多天。总的结局是我们付出了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中国革命胜利的整个进程不也是这样吗？“张盖湾事件”虽然只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侧面，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它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

（杨在泉同志系康保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县文联文学协会主席）

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李先念——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致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游击战中二三事(二)

李 福 锦

蓝蓝夹裤寄深情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谁都要经历许多事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事情被人们淡忘了。然而，从一九四八年到现在，虽已过了40余年，可是，当年一条蓝夹裤的事使我至今未能忘怀。

那是一九四八年农历九月中旬，我们正在商化康联合县一区打游击（现内蒙古的正兰旗哈必嘎及以北牧区一带），那时，坝上草原气候好象比现在冷得多，农牧民生产劳动一早晚都已穿上棉袄棉裤，中午虽说暖和些，也得穿个棉腰子或套一些旧衣服，我们游击队干部、战士因为敌占区封锁得紧，冬装一时运不来，我们还穿着单衣。游击队员们行军打仗，野外露宿，经常是里面一身汗，外面一身霜，浑身上下湿漉漉的，西北风一吹，冻得人们直打哆嗦。参加革命早的老同志，有旧衣服的能套上一件还好些，我参加工作时间短，从家里穿来的虱子蛋烂棉衣早已扔掉，当时只穿一身单军装，更没有衬衣背心。白天还好些，和同志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时，还要唱歌，虽说冷些，

精神上还是很愉快的。晚上，一遇到野外宿营，那个冷劲就可想而知了。不知咋的，这情况被我的领导区委委员、公安员李建国知道了，第二天，他把我叫到跟前，从马鞍上被套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取出一条崭新的蓝粗布夹裤，深情地对我说：“小鬼，给你把这条夹裤穿上，黑夜行军暖和些，后方行政处正在想办法搞棉衣呢，一但搞到，咱们就派人去领取。”我望着那件蓝粗布夹裤，又看看李建国，摇了摇头说：“老李同志，我不穿。你自己才穿两条单裤子。”我这个人从小养了我一个怪脾气，虽说家里穷，却一向不愿接受别人的恩赐，什么困难也能克服。李建国看我执意不穿，就又爱抚地说：“小鬼，还是穿上吧，这条新粗布蓝夹裤，是我从河北老家带来的，临走时，你嫂子知道我要到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打游击，她亲自织布，连夜给我赶做我的。几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这，没舍得穿，你穿上这条蓝夹裤，那千里之遥的嫂子要知道是游击队的小弟弟穿上了她做的衣服，还不知道要多高兴呢！”李建国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一股暖流从心里往上涌，泪珠在我眼里直打转，还能说什么呢？我一反过去从不求人的古怪脾气，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把李建国爱人临行密密缝的这条蓝蓝的新粗布夹裤穿在了我的身上。

我穿上老领导李建国的新粗布夹裤，夜间行军不

但身上暖和，心里也是热呼呼的。一直到十月中旬棉装还是没有发下来，这时上级命令，我和几个小战士要调到商化康联合县另外分配工作。临走时我找到老李说：“老李同志，这条夹裤我要给你留下了，我们到联合县会发棉衣的。”我边说边脱，李建国忙拉住我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诚心诚意送给你穿的，这条夹裤就给你作个留念吧！希望你到新的游击区要努力工作，打仗要勇敢杀敌啊！”硬是不让我脱。这时，其他领导和同志们也都嘱咐我说：“小李，穿上吧！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等解放了我们要一起庆祝胜利呀！”听到李建国和朝夕相处的同志们的真诚安慰，我那难舍难分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觉得嗓子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堵着，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衣襟上。我牵出战马，泪眼模糊地与送行的同志们握手告别，跨上战马，一扬鞭和来带领我们的县武委会主任安修杰等同志向联合县的方向飞奔而去。

（注：文中的李建国同志原在内蒙古乌盟人事劳动局工作，现已离休。）

警卫员冒险救首长

这是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张盖湾突围战中的一个故事。

由于敌特告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凌晨，我商化康联合县的武工队、县、区干部百余，在游击区的张盖湾村（今属内蒙白旗管辖），被大于我十倍之多的敌人包围。敌人想一举把我军歼灭。我武工队、县、区干部坚决抗击敌人，冲出了包围圈，保存了有生力量。在这次激烈的突围战斗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我这里记述的冲入敌阵救首长的警卫员曹有发，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盖湾是座南朝北的一个长条村子。西、北、东三面环山，南面是平原，好象是常年敞开着的大门。那天夜里，黑古隆冬的夜空不时有流星闪过，旷野静悄悄的，村子里也格外寂静，村中虽然住着百余名游击队员，但都已在老乡家入睡了，只能听到战马“噌噌”嚼草声，噗噗打鼻声，不时夹杂着稀疏的狗咬声。凌晨五点多钟，武工队的岗哨从村边移向西山。上岗的战士在西山上发现了敌人，立即向敌人开了枪，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惊醒了沉睡的游击队员们，大家立即觉到了有了情况，都操起枪冲出房门外，准备战斗。这时敌人已从西、北、东三面包围了下来，整个村子枪声四起，子弹乱飞，战马嘶鸣，喊声震天。联合县武委会主任安修杰和警卫员曹有发冲出院外，发现情况紧急，便根据昨夜进村时的安排：如果有情况需要撤退时，即从北、东两出口撤出，进入内蒙白旗大草原。他们二人立即跨上战马，边打边向东北方向冲去，当

警卫员曹有发冲出包围圈后，勒住战马，回头一看，见安主任没有冲出来，他立即警觉到：“不好，安主任有危险！”他没有多想，调转马头，又箭也似地向枪声火海中返回来，嗖嗖的子弹从头皮上擦过。进入敌阵，天已微明，他见安主任边弯腰用手枪向敌人射击边步行撤退，有一股敌人正向他包围过来，处境十分危险。原来安主任只顾在马上射击，不慎摔下战马，那马受惊跑开了。曹有发冲到安主任跟前跳下马，把自己的马嚼绳塞到安主任手里说：“快骑上我的马向东撤！”安主任说：“你回来干什么？还是你走，我掩护！”这时曹有发几乎要急哭了，一把将安主任扶上马说：“我掩护你，快走！等天亮都冲不出去了！”说着他向马屁股猛击一掌，那急得直打转的战马，又箭也似地驮着安主任向东冲去，跑出老远了还隐约地听到安主任在喊：“有发，快撤！”

曹有发看着安主任骑着自已的战马冲出了包围圈，顾不得多想，将一枚嗤嗤冒烟的手榴弹甩给了向他包围上来的敌人，趁着烟雾遮挡，他一猫腰顺着村边的河沟，朝村南跑了，也不知跑了多少路，只听到后面枪声稀疏了，一看天也大亮了，他也实在跑不动了，看看眼前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只见四周围的地里全是庄稼码子，于是他急中生智，提着枪，钻进了庄稼码子里躲了起来。

当天上午，敌人妄想一举消灭我武工队的阴谋失

败后，就逃离了张盖湾村。下午，武工队员、干部们陆续又回到了张盖湾村，准备给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同志们开追悼大会，当安主任骑着警卫员曹有发的长腰大红马进村后，看到了曹有发被扎蓬，庄稼茬划破脸手留下的道道伤痕，流出了爱抚的泪水，两人亲热地抱在了一起。曹有发问安主任：“你没有受伤吧？”

“没有”。安主任还夸赞地说：“多亏了你这匹红膘快马，把我救出了险境。”安主任这句话既是夸奖马又是夸奖人，说得个曹有发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说起这个曹有发前不久还和安主任闹过一次意见呢！当时他有个有趣的绰号叫“小牯牛”，还是我那时给他叫出来的呢！曹有发长我两岁，二九整一十八岁，个子不高，但长得很敦实，胖乎乎的，特别有劲。我和他都给首长当警卫员，遇到一起休息时，一伙小青年把枪一撂，不是摔跤就是翻腕子，我们几个警卫员都抵不过他；再就是他还有一个强脾气，所以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小牯牛”的外号。一传十、十传百，战士们就都叫他“小牯牛”了，不过他从不生气。有一次他却和安主任耍开了牛脾气。曹有发爱马如命，他把安主任的马和自己的马喂养得特别好。一次，一个村的粮秣（管财政的村干部），交马料时应付他，给了赖马料，他与那位粮秣闹了起来，说：“你给赖料，马要受了克打，遇到情况，如首长出了问题，非让你负责不行。”那位粮秣因此找了安主任，告了“小牯牛”一状，结果

“小牯牛”挨了安主任一顿批评。他觉着委屈，就和安主任耍开了牛脾气，饭也不吃，就躲了起来。队伍出发了，却找不着曹有发，急得安主任到处喊：“曹有发！曹有发！”结果他睡在草料堆上扣着的大萝卜底下，弄得安主任哭笑不得。事后，曹有发也觉得这样做不对，认为安主任对他有看法，有回班当战士的想法，通过这次突围战斗，安主任和曹有发的革命感情更加深厚了。

解放后，“小牯牛”曹有发调到康保县公安队当战士；听说他真吃了牛脾气的亏，被提前退伍回乡了。我那时已到康保五区青年团委工作，他去时，据说按当时的规定，公安队只给他有限的路费和几天的伙食费；这个“小牯牛”曹有发是个硬汉子，他既没有找首长又没有找战友，二话没说，徒步从康保公安队驻地出发，出东门，越过东关大街向内蒙白旗方向走去。当天上午，已任武装部部长的安修杰同志得知后，心里很是难过，他派武装部股长李世杰带着钱物骑马向白旗方向追了一程，结果连人影也没见到。

几十年过去了，“小牯牛”的可爱形象还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然而，这么多年，曹有发从未给我们来过信，不知他在内蒙古什么地方住，干什么工作。

人到晚年，每当我回想起过去的老同志，老战友，老首长，总是有那么一股说不出的感情，一想到曹有发我真想站在内蒙古白旗的高山之巔上放声高

呼：“小牯牛”曹有发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
请回答啊！

（李福锦同志现任县政协主席，县文联名誉主席）

小 资 料

我国地名中的“阴”与“阳”

阴阳二字在我国地名中时常出现，尤其是阳字更多。说起这两个字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在古代，根据日照现象，称山南为阳，山北为阴；相反水北为阳，水南为阴。许多县镇的名称，就是这样形成的。如华阴是因其在华山的北面，江阴在长江的南面，衡阳在衡山的南面，沈阳在沈水的北面。一般情况，这些带阴阳二字的地名，前一字是指傍某山或某水，后一字则是指其位置。掌握了这个规律，便可知其大致地理位置。

当然，个别也有例外。如武汉三镇的汉阳，按以上道理应在汉水北面，现却在南面。这并不是当初命名的错误，而是明代成化年间（公元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汉水下游改道，于城北流过，才使城和水的位置颠倒的。由于汉阳这个名称沿用已久，所以始终未做改动。

（邵秉和辑）